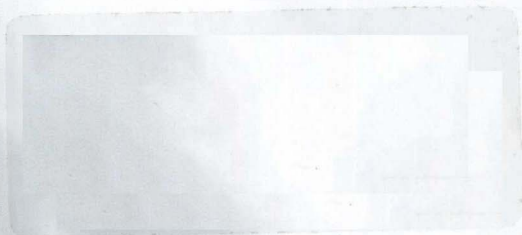


忆却始终清晰。成长的代价是疼痛的反省，那些曾经丢失在记忆里的爱与恨，失去与所得，真的存在过吗？
 No evidence of the love
 畅销作家坏蓝眼睛以一贯绝望的笔触全力打造**虚无之恋**。我们划着时间的小舟一路逆流而上，这些我们拼命要摆脱的记



No Evidence of This Love 查无此爱
 Casabana works



作家出版社



one year



*No Evidence
of This Love* 查无此爱
Casabana works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查无此爱/坏蓝眼睛著. -北京:作家出版社, 2010.6
ISBN 978-7-5063-5369-4

I. ①查… II. ①坏…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080079 号

查无此爱

作者: 坏蓝眼睛

责任编辑: 姚 摩

装帧设计: 大象设计·乾文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 100125

电话传真: 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86-10-65015116 (邮购部)

E-mail: zuoja@zuoja.net.cn

<http://www.zuojia.net.cn>

印刷: 紫恒印装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52 × 230

字数: 355 千

印张: 22

印数: 001-15000

版次: 2010 年 7 月第 1 版

印次: 2010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063-5369-4

定价: 28.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我总算对自己的青春作了一个深刻而惨烈的交代



1

江橙朵练了一笔非常不错的字，尤其是写起程小朗的名字。

红色的、蓝色的、黑色的、铅笔、钢笔、圆珠笔、签字笔、草稿纸、练习簿、课本的边页、日记本、CD封套、废弃的电影票……只要有空白的地方，都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程小朗”字样。这是江橙朵最常写的三个字，由于过于熟悉，很多时候，江橙朵只是在毫无目的的情况下写出来，据她自己不完全统计，这个名字她已经重复描写了近万次。

有一次，林培风风火火地来江橙朵这里借书，顺手就带走了一本习题册。

归还的时候，林培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江橙朵，你什么时候请我吃饭？”

江橙朵有些莫名其妙，她与林培并不熟，也想不起应该请她吃饭的理由，就这样，像只迷路的小鹿一样看着林培促狭而神秘的表情。

看到江橙朵的茫然，林培更加神秘地扬了扬手里的习题册，见江橙朵仍旧茫然，干脆翻到了第31页，哗啦啦一张只印了三道习题的半空白页中，赫然写着六个颜色各异、字体不同的程小朗的名字。

被当众揭开秘密，实在有些无地自容，江橙朵假装恍然大悟地一把夺过习题册，匆忙地卷进了抽屉中，顺便轻描淡写地说：“我练字的时候经常随便写一些同学的名字，这没什么奇怪。”

林培显得非常不甘心地说：“全校那么多同学，怎么不见你写别人的名字？难道……”

“你想说什么？”虽然极力地掩饰，可是飞上面颊的红霞却无论如何也隐瞒不住。

“你自己心里清楚啦。”林培继续保持着自己特殊的、含意深刻的微笑，直到感觉江橙朵就要翻脸，才若有所思地说，“真是奇怪。”

“什么奇怪?”

“我是说，入学刚刚一个月，你跟程小朗是怎么认识的?”

江橙朵吞吞吐吐地说：“我并不认识他呀。”

林培做了一个不相信的表情，但是没有继续追问下去。

林培走后，江橙朵沮丧地从抽屉里把习题册拿了出来，翻到第31页，看着上面花花绿绿的字，万般的委屈突然涌了上来。

就在林培发现这个秘密之前，江橙朵是多么的快乐。

这是一个没有人发现的秘密，一笔一笔写出去的，不仅仅是一个隔班同学的名字，更重要的，江橙朵所有的心事都与它有关。现在，至少在这一刻以后，这个秘密将不再只属于她自己。想到这里，江橙朵便后悔到无以复加，她想，短期内，这个秘密将可能变成没有任何悬念的花边大新闻，在校园里传播开来。

江橙朵是在新生入学第一天，注意到程小朗的。

当时江橙朵正在去往新学校报到的路上，程小朗推了一辆自行车往校外走，两个人在学校门口遇到。

江橙朵相信，那天的相遇，对于程小朗来说，根本就不算什么，可是，对于她来说，却是一场劫难的开始。

程小朗穿了一件湖蓝色的上衣，一条极其简单的牛仔裤，前额的头发很长，几乎挡住眼睛。江橙朵在之后的很多天里，拼命地回忆着他的长相，可是很遗憾，除了简单的轮廓外，江橙朵几乎什么都记不起。

擦肩而过的片刻，江橙朵停住了脚步，只看到他飞身跃上自行车匆忙往东边的方向离去，心里想起恰克与飞鸟的一首歌：《突如其来的爱情》。

说到爱情这个词，江橙朵几乎挪不动脚步，千万次曾经憧憬过爱情发生的她，突然被爱情击中，爱情这件事真是不可思议的玄妙。

整整那一天，江橙朵都心神恍惚地念着那个男生的背影，匆忙，只有一个匆忙，她对他最初的印象，只有匆忙。

程小朗的出现让江橙朵对于即将到来的高中生活充满了幻想。

初中毕业典礼上，很多同学交换着留言册，只有江橙朵冷清清地躲在一边，除非躲不过去的应酬，她不想跟任何人说任何一句话。也就是在那样一个场合下，江橙朵第一次旁观地发现了自己的冷漠，说



真的，她对所有的同学都没什么感情，尽管很多人在临别之际说着一一些煽情的话，但是对于江橙朵来说，他们或者她们中间没有一个，是她愿意继续联络下去的。

当然，她也知道，自己即将到重点高中念书这件事，让很多人内心暗暗不爽。

某同学用极怪的语气对江橙朵说：“好羡慕你呀，成绩那么差，还可以上重点，不知道当年那些不看好你的老师们，现在是什么心情？”

江橙朵毫不客气地回了一句：“也幸好有那些不看好我的老师们，否则我一辈子都不知道自己原来可以上重点的呢。其实，职专也不错，将来也不是每个人都会念大学的。”

在那个同学愤怒的注视下，江橙朵笑笑离开。

初中同学也未必像很多人回忆中的那么单纯和美丽，只要有差距存在，就会衍生出讨厌的嫉妒，这与年龄无关。

茶话会结束后，同学们陆续离开，最后，校园里只剩下江橙朵一个人，她用无比放松的心情向着天空大声疾呼：“我终于，可以离开这里了！”

因为对初中生活的极其反感，高中变成江橙朵心目中的救赎圣地，其实她并不在乎重点还是非重点，她的兴趣从来都不是学习成绩。但是，谁也想不到，当年最不被人看好的江橙朵，竟然成为全班能念重点高中的几名同学的其中之一。

重点高中，对于别人来说是什么？是通向大学的光明之门，对于江橙朵来说，只是一段崭新生活的开始。

江橙朵从来就是一个喜欢丢包袱的人，这个习惯让她一直保持对未来的盼望，一个只活在旧回忆不肯面对现实的人，是可怜的。

第二次见到程小朗是在学校硕大的操场上。

汗流浃背的新生们跟着严肃的教官们在训练，那是一年中最热的几天，有几个女生因为体力不支而当场晕倒在操场，魔鬼教官们似乎没存一点点慈善的心，只是像训练他们的新兵一样训练这些在父母的呵护下几乎没受过一点点委屈的少年们。

江橙朵倒不觉得特别痛苦，虽然硕大的太阳照得她口干舌燥，她在人群中搜索一个令她发烫的身影。

自从那次校门口的偶遇，她再没见过程小朗，她一度非常紧张，他是这所学校的学生吗？他是哪个年级的？他来自哪里？……一个绝

对的陌生人突然牵扯起江橙朵所有的精力，这在以前是绝对无可能的。

就在军训的第二天，江橙朵从一个个汗流浹背的男生中看到了他。

高一六班，是的，是他。

他在队伍的前排、差不多第六名的位置，目测身高应该有一米七七左右，笔直的腰杆，严肃的表情，额前的长发，苍白的面孔，如果把他放在一万个模样类似的男生中间，江橙朵相信自己也能一眼把他认出来。

至于为什么？天知道。

高中六个班分片在操场上进行操练，江橙朵的目光只聚集在六班的区域内，有几次因为分神走错了队形，受到了严厉的批评，不过，江橙朵并不在乎。

休息的时候，每个班围坐在一起开联欢会，江橙朵是二班的文娱委员，理所当然地开始组织节目，用新班主任的话来说，这是一次难得的迅速拉近同学们关系的好机会。

这所高中当年留了六个文艺考生的名额，江橙朵是其中之一，林培也是其中之一，她们音乐的成绩过了线，于是以比其他考生低一些的成绩进入了重点，她们被分配到每个班里做文娱委员，旨在提高重点高中的文娱品质。就在新生入学的欢迎典礼上，她们每个人都表演了一段节目，林培跳了一段印度舞，江橙朵则弹奏了一段钢琴曲。其实她并没有正统地学过钢琴，只是对音乐有着天生的敏感，让她无师自通，虽然谈不上专业，应付这些外行人，绰绰有余了。

这一次的文艺演出让六名文艺生变成全校瞩目的焦点，毕竟在一所著名的以升学率为优势的重点学校里，文艺是件多么奢侈和罕见的事，江橙朵与其他五名女生一起，变成了引人注目的人，这是她所没有料到的。

军训结束的那天，全校搞了一个欢送教官的联欢，班主任安排江橙朵唱一首老歌。江橙朵想来想去，选了首《妹妹找哥泪花流》，演出的时候，由于情感过于丰沛，竟然掉下来眼泪，令全场哗然，教官则被江橙朵的歌声感动得一起流泪。事后，班主任非常严肃地找江橙朵谈话，问她思想是不是出现了什么问题，言外之意，她是不是爱上教官了。

江橙朵几乎笑倒在严肃谨慎的班主任面前，她用非常不以为然的神情说：“老师，您误会了，真的。”

班主任用异常奇怪的眼光看着不成体统的江橙朵，然后咳嗽了一



声，把门关上。

江橙朵收住微笑，却仍旧抑制不住内心对这个严谨男人的好奇，任何形式任何借口的一本正经都令她觉得好笑。严谨的班主任把门关好后，语重心长地说：“我知道，你们这些文艺学生比较……怎么说呢，高中是一个比较敏感的阶段，你们的身心都在飞速地发育，我希望你能够尽量抑制住自己。毕竟，学生嘛，以学习为本，其他的事情，过早地考虑并不好……”

江橙朵说：“您真的误会了，老师。我们文艺生，与其他的学生没什么区别，谈恋爱并不是文艺生的专利。”

班主任愣了一下，随即又做出了一种宽容的表情说：“嗯，我们当然会做到一视同仁的，不管是走读生、借读生、尖子生还是文艺生，我们学校的宗旨就是海纳百川，你们将来会感受到我们学校这种宽容的治学风气的。”

也许只是自己敏感，班主任的每一句话，似乎都在提醒江橙朵，在这个以“宽容”以基准的校园文化中，对待低人一等的文艺生，也是很宽容的。江橙朵觉得自己实在太天真了，她以为只要进入一个崭新的世界，就像生命不可复制地重来一次那样简单，就会逃脱那些讨厌的世俗评价，讨厌的人际关系，讨厌的衡量目光。可是，她终究是太天真，原来她只是由一个熟悉的圈子跳入到一个陌生的圈子，由一些熟悉的人群跳入一些即将熟悉的人群，然而，无论她如何跳跃，她厌恶的一切，终究是没有办法改变的。

那天走出班主任的办公室，江橙朵没有直接去教室上晚自习，而是一个人游荡到操场上。

夜晚的操场一片漆黑，只有遥远处一点一点零星的灯光，闪烁闪烁，像几盏顽皮的小星星，在争相张合着嘴巴，看谁唱出的旋律最美。江橙朵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她感到了深深的失望和遗憾。

2

军训结束后，新生们逐渐变得熟悉起来。

高一二班的江橙朵却总是独来独往，除了每天按时上下课外，她几乎不出现在任何的场合中。

高一二班是一个学习风气很浓郁的班级，跟江橙朵以前待过的任何班级都不一样，班上几乎都是由城市周边的村庄和小镇上以高分考来的学生，他们以高中为积极的跳板，将来打算进入令人羡慕的高等学府，以便摆脱掉祖辈传承下来的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生活。他们因为压力而勤奋，因为勤奋而忙碌，因为忙碌而激进，每个人都似乎很有目标的样子，除了江橙朵。

当然，这所重点高中不是只由这些功利犯们组成。只是恰好，这批人都被分配在了高一二班。

除了这些高分达人们，除了跟江橙朵一样的文艺生们，还有一部分就是家里比较有权势、不必靠分数就可以进来的公子小姐们。梁敏就是其中之一。

梁敏曾经与江橙朵在同一所初中念过书，只是好像很少见到她，每次出现也都是花枝招展的姿态，身后跟了一群嬉皮笑脸的男生。她走过之处，总是桃色新闻发生，梁敏的身材发育得非常好，修长的腿和纤细的腰肢让她看起来与众不同，婀娜多姿，经常把周遭的人衬托得黯然失色，几乎没有女生喜欢跟她在一起，但是她从不寂寞。

关于梁敏的传闻非常多，其中一条就是，曾经有一任实习老师，为了她抛弃了已经订婚的未婚妻，未婚妻找到了学校里，哭闹不休，差点闹到了110，马上就要期满的实习老师被学校开除，臭名远扬，惨淡不堪。而这件事除了给梁敏抹上一层更加神秘的色彩外，对梁敏几乎没有什么影响。

不过江橙朵倒真是因为实习老师事件知道梁敏的。



江橙朵在校园里遇到梁敏非常吃惊，梁敏倒显得落落大方，她主动与江橙朵打了个招呼，然后袅然而去。

人虽然轻盈地离去，留下的迷人余香却久久不散。

江橙朵看了看自己朴素的衣服，尚未有一点点女孩子气的身材，忍不住叹了口气。

如果可以变成梁敏那样的女生该多好——江橙朵想，可能每个女生都有类似的感慨，不同的是，她是真的羡慕，而很多人，因为不可能成为那样的人，而转身变为诋毁者，处处散布着关于梁敏的丑闻，她因此对梁敏生出一些同情。

让江橙朵在意梁敏的另外一个原因，则是因为她也在高一六班。

林培的高一六班，程小朗的高一六班，江橙朵每天心心念念的高一六班……高一六班对于江橙朵来说，简直是一个开满鲜花的月亮宫殿，相对于自己枯燥的班级，高一六班即刻变成江橙朵遥不可及的盼望。

这是一个不能对任何人倾诉的秘密。

江橙朵因为这个秘密的诞生，感动整个生活和世界，逐渐错乱起来。

脚踏琴旁边站着一个四十岁左右的音乐老师，姓华，是这所高中唯一的一个音乐老师。

为了升学率，学校压缩了几乎所有的文体课程，音乐课全部被自习占去，经过几次跟校方交涉未遂，最后他的职能仅仅变成辅导有限的几个音乐考生考取音乐院校。感觉自己被大材小用的华老师因愤怒和不得志变成一枚远近闻名的怪咖。

江橙朵觉得华老师有些奇怪，剥夺了音乐课的学校并没有剥夺华老师任何的福利和权利，相反，因为压缩了他的课，校方对他一直是亏欠状态，时时处处都让着他，把他让成了理所当然的坏脾气。一个可以不必做很多工作就可以得到别人辛苦所得的薪酬，这有什么不好呢？

林培低声对江橙朵说：“没出息的艺术家的这样。”

为这句话，江橙朵差点笑出声来。

华老师狰狞的面孔顿时扭曲着转向江橙朵，严厉地说：“你们在接头偷偷地说些什么？”

林培吓得把身子一直，江橙朵也被华老师的嗓门吓了一跳。

华老师电一样地闪了过来，一把抓住了江橙朵的领口，脸几乎贴上她的脸，唾液横飞地说：“我讲话的时候，你们都不许讲话！听到没有？”

江橙朵感觉自己像是一只被拎起来待宰的小鸡，忍不住浑身颤抖起来，华老师却仍旧严厉地说：“你们这些新生，恐怕是不懂我这边的规矩的。”

华老师来回走了几步，然后突然回过身来，双目瞪大，对着六个音乐生说：“从今天开始，你们每天下午四点钟准时来练声，最好不要迟到。我的规矩你们会慢慢地都知道的，我警告你们，最好不要惹我不高兴，否则我会让你们更加不高兴的！”

六个女生在华老师雷霆般的吼声里呆若木鸡。

华老师轻哼了一声，左手捋了一下因为发火而掉到脑门前面的几络头发，他留了一个贝多芬似的发型，再加上他天生怪异的脸形和扭曲的表情，他不当艺术家估计老天都不答应。

华老师整理好自己的仪容后，坐在脚踏琴前面，随便按了几个音，然后噤里啪啦地弹了一段乐章，边弹边说：“从南到北，挨个介绍一下自己，姓名、年龄、身高、擅长的曲目、会的乐器。”

六个女孩互相看了看，其中一个胖胖的姑娘意识到自己是最南边的一个，于是结结巴巴地说：“我叫马真，大马的马，天真的真……”

话音刚落，其他几个人忍不住笑起来。

华老师狠狠地把手按在键盘上，然后拿眼白看着马真说：“你都会唱什么？”

马真被大家一笑，再加上惊吓，更加不敢随便说话，憋了半天，红着脸说：“跑马……溜溜的山上……”

这句歌词也不知道有什么可笑的，江橙朵她们竟然再一次爆笑起来。

华老师这次倒没有大家预期般地发火，他按了一段前奏，然后问：“你唱什么调？”

马真没听明白华老师的意思，小心翼翼地问：“什么意思，华老师？”

“问你唱什么调！你平时都是自己没事瞎娱乐着唱吗？没有调门你平时都是怎么练习的？你连个老师都没请过吗？”

马真低头不语，华老师已经决定把她放弃，目光看向第二个女生，第二个女生主动向前走了一步，飞快地说道：“华老师您好，我叫张琳，



是高一——班的文委，我是O型血，狮子座的……”

还没等张琳把话说完，华老师不耐烦地说：“我管你是什么狮子座驴座鹅座，你唱什么？”

“我……我的代表曲目是《党啊亲爱的妈妈》。”

华老师随便起了个调，可是不幸调门过高，第二句张琳已经脸红脖子粗，卡住了壳。

华老师不屑一顾地看了张琳一眼，然后目光继续扫荡：“下一个。”

一个穿戴很中性的女孩站了出来，还没等说话，华老师打量了她一下说：“今年怎么收来了男艺术生？”

“老师，我不是男艺术生。”

华老师不以为然地说：“哦？难道是我看错了？”

大家再次忍不住笑起来，江橙朵尤其，不知道为什么，原来是一场可怕而严肃的师生见面会，却因为过于戏剧化和夸张而显得搞笑。

华老师终于忍耐不住再次爆发，他直接冲向江橙朵，一把把她提起来，大呼道：“来，你先来。你笑别人？我倒要看看你有什么能耐。”

江橙朵倒吸了一口气，站在华老师面前说：“我叫，江橙朵，高一二班的文委。我喜欢歌剧，西洋的和本土的都喜欢，原来唱过《为社会主义把青春贡献》……”

没等江橙朵说完，华老师哈哈大笑起来，大家不知所措地看着他，等他笑完之后，他板起了脸说：“就你？还唱《为社会主义把青春贡献》？”

江橙朵说：“可能唱得并不好，但是真的很喜欢。”

华老师站起来说：“自己弹着唱三句。”

江橙朵平息了一下自己的情绪，以一副豁出去的姿态，坐在了脚踏琴前，还好自己有弹钢琴的经验，否则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应付这个暴躁的怪咖。

刚按了前面五个音符不到，华老师冲过来吼道：“你的指法完全是错的！”

江橙朵心虚地停了下来，说：“对不起，华老师，我没有学过弹琴。”

华老师轻蔑地说：“没有学过？我怎么记得你在新生欢迎典礼上弹过钢琴？”

江橙朵不好意思地说：“那个是乱弹。”

“这就是你对音乐的态度吗？乱弹？你竟敢乱弹？你知道不知道自

己在说什么？你这是一种完全亵渎音乐的行为！”

江橙朵说：“不好意思，华老师，还是请您帮我伴奏吧。我想我真的没有办法为自己伴奏。”

华老师坐了过来，为了显示他娴熟的弹奏技能，他再次噼里啪啦地按了一堆音符，可能过于轻率地炫技，中间不小心弹错了几个音，令这段本该行云流水般的演奏变得磕磕绊绊。

江橙朵集中精力，开始演唱：“春蚕到死，丝不断，留赠他人，御风寒……风儿酿酒百花蜜，只愿香甜满人间……”

音乐声未落，江橙朵却停止了演唱，华老师停下来问：“你怎么停了？”

江橙朵说：“您刚才说叫我唱三句……”

“你！”华老师气得冒了烟，他点点头说，“不错，你知道你的演唱用三个字来评价是什么吗？”

江橙朵摇摇头。

“臭狗屎！”

江橙朵惊出一身冷汗，眼看其他几个人也幸灾乐祸地笑了起来。

“是的，你叫什么？江什么朵来着，我可以明确地告诉你，你不仅可以获得臭狗屎三个字的评价，我还可以很负责任地告诉你，你这种破锣嗓子根本没可能唱歌！趁早为自己早作别的打算。”

几句话如同重雷打在江橙朵的头顶，她只觉得自己的全部尊严都在此刻爆炸开来。

“下一个。”

不知道下面的人说了些什么，唱了些什么，然后又发生了些什么。虽然有给自己打防疫针，江橙朵仍旧被华老师的话打击得无地自容。

她还没有强大到可以忽视一切的程度，在建筑自信的途中，如果遭遇暴风雨，很容易将一座广厦推翻。

走出音乐教室的时候，林培深深地吐了口气，看着铁青着脸的江橙朵，她推了推她说：“橙朵，你怎么了？还在跟那个疯子生气呢？”

江橙朵摇了摇头，不愿意承认自己竟然是那么脆弱。

林培说：“你唱得特别好。真的，傻子都听得出来他是故意打击你的，你别放在心上。”

“你不要安慰我。”

“我是说真的，你以为我是哄你开心吗？华疯子就是这样的，他精神有些问题。你还不知道吧？他离过五次婚……”



No evidence of this love
查无此爱

“你怎么知道的?”

林培神秘地说:“我当然知道。你不要问我怎么知道的。总之, 这个人是变态的, 你完全不要理睬他。”

江橙朵勉强地点了点头, 林培说:“以后咱们每天一起来练歌, 你到我班里喊我啊。”

江橙朵呆住, 几乎连想都没想就答应了。

她本来是个孤独的人, 喜欢独来独往的人, 但是, 这次不一样, 高一六班, 她可以有如此充足的借口经常到高一六班去晃, 她巴不得呢。

3

每堂课的课间，都会看到几个男生从六班到五班，再到四班，一路荡到一班。

这是一座不算古老的教学楼，一至六班平行排列在一起，两边是老师们的办公室、公共厕所和上楼的楼梯，每到课间的时候，总看到有人走来走去，也许是去方便，也许是串到其他班里跟同学玩，也许是去办公室受老师的训。

高一新生们在一楼，楼上分别是高二和高三的大同学，他们每到课间的时候，总是倚在栏杆上看热闹。

有时候无聊了，会拿着粉笔头砸女生。

若是梁敏那样的美女翩然经过，还会收获口哨、怪叫、甚至情书。

江橙朵有一次看到梁敏从二班的门口经过，班里半数男生的眼睛从课本上撤离，飞到她身上，直勾勾地跟着她的身影走好远好远，直到看不见。

林培有一次表情不屑地对江橙朵说：“别看梁敏整天装清高，其实她骨子里可喜欢那些目光了。”

江橙朵不置可否，换了任何一个女生，都不会讨厌这些目光的。

每天下午三点五十分，到高一六班门口等林培一起去音乐教室学音乐，变成江橙朵一天当中最重要的事情。

林培每次都会拖拖拉拉，不是忘记带歌本就是忘记交作业，总之，江橙朵经常孤独地站在高一六班的门口，看着往来嬉闹的人群发呆，发上好一会儿，林培才风风火火地跑出教室，拉上江橙朵就跑。

教学楼到音乐教室大概有五分钟的路线，如果迟到一分钟，就有被华疯子铲平的危险。

有几次江橙朵假装焦急地从六班透明的窗户向里面望去，却在追寻着另外一个人的身影。



有时候会看到程小朗在埋头做功课，有时候不见他身影，有时候他也会在教室门口站着跟几个男同学说话。最紧张的一次是，当江橙朵把脸贴向某块玻璃向里望时，突然看到程小朗戴着耳机坐在离窗户很近的座位上听音乐，这样的突然遇见令江橙朵心跳若狂，她赶快收回了自己的身体，若无其事地东张西望一番，然后在窗外走来走去，走来走去。

华老师给江橙朵等几个女生几次下马威后，不怎么再理睬她们，只是布置大家每天学半个小时的乐理，练一个小时的声，大部分时间，他根本不出现在音乐教室内。至于他去了哪里，谁都不知道，马真悄悄地跟大家说，也许他每天下午都在睡觉也说不定，几个人会心地笑笑，表情复杂地交换着对华疯子的讨厌，但是没有人敢违抗他的任何话。

全校只有一台老旧的脚踏琴，而它被使用的频率却很高，高一七个音乐生，高二五个，高三一个，为了不造成使用时间上的冲突，大家自觉地把弹琴练歌的时间排开，两个人一组。只有一个叫李明明的姑娘颇不合群，谁也不知道她是什么时候用琴，她不理睬其他的人，也没人愿意理睬她。

江橙朵和林培变成一组，每天下午学完乐理后，相互为对方伴奏半小时，然后把脚踏琴让给马真和张琳，然后再到教室外的走廊去自由练发声。要做到用气息引起共鸣的发音方法，并不是一朝一日可以完成的。

这天，林培和江橙朵用完琴后一起到角落里练声，林培双手叉腰，嗷嗷地喊了几嗓子之后，突然神秘地对江橙朵说：“你知道吗？我们班的男生给每个班里评出一名班花。”

“什么班花？”江橙朵有点好奇。

林培说：“就是大家票选，六个班里最漂亮的女生。”

江橙朵觉得很无聊，林培却兴致颇高地说：“咱们音乐生差不多都有入选呢！除了马真这个胖子之外。”

江橙朵抬头看了看正在离她们不远的角落卖力练声的马真，示意林培小点声。

林培吐了吐舌头，继续说：“一班吧，是张琳，张琳怎么说呢？其实我觉得她眼睛太小了，脸也太长，跟冬瓜似的，那么一张拉条子脸配那么一双肚脐眼，不过谁知道男生们的审美呢——连梁敏那样没素